



当村子里最后的一缕炊烟淡化在夜色的甬道时,月亮俨然一匹白色的骏马,在群山的掌纹间驰骋。它的瞳子投射于大地,梳理着村庄的每一点亮光,每一个皱褶。一年四季的植物缠绕着,循序生长。羊齿的、蕨类的、灌木的、乔木的,它们散发出的气息刺激着月亮。月亮忍不住打了个响鼻,村庄微微地晃动了一下,影影绰绰地重叠出黑白交替的幻影,渐渐地,它与月亮一样闪闪泛光。

有月亮的晚上,故乡的村庄蠢蠢欲动,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使我们的灵魂得以安静,蕴藉如水。夜晚是人类释放天然的温床,在夜的沉静中,我们依稀暗中与自然相接。在与自然相接的过程中,我们有着出世的干净和欢喜。记得祖母在世时,每逢七夕、仲秋,她都会沐浴干净,带着我们一起祭拜月亮。挑选祭品,祖母要亲自主办。鲜花和果品,必须是最新鲜、最饱满的。我们跟着祖母恭恭敬敬地向月亮行礼,谦卑而虔诚。祖母用素朴而古老的方式,教我们身似明月,清澈无暇秽。

惊蛰一过,白天蓄势待发的植物和动物,在月光的掩护下活泛起来。草从中到处响起了昆虫拿捏不住的试噪声。它们按捺不住寂寞,在微熏的夜风抚摸下,一个个钻出潮湿的地穴,觅食、交配、繁殖。它们蛰伏在夜的各个角落,打破了夜的寂静,田里的庄稼在日间充分吸收阳光的能量之后,它们在夜间舒展枝叶。若是挨近它们,便能聆听到庄稼拔高长节的声音。在安静中倾听万物,岁月不染,时光静止。

月亮掠过门前的芭蕉时,芭蕉在月亮的瞳仁里怅惘地开着花朵,一朵又一朵的花朵婉转着光阴的苍茫;月亮纵身跃入池塘,水畔的蛙声此起彼伏地应答着夜色;月亮越过山岗的松树,松脂浇灌在一只夜里捕食的蜘蛛身上——是生与死的交替……月亮的影子从我们的脚下延伸至远方,而远方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一个新世界,它与夜

色一样充满神秘。我为发现这一切感到莫名的兴奋和忧伤。我的父亲则不以为然。他总是在我陷入遐思中不合时宜地递给我一只塑料桶。父亲喜欢月夜,但他更喜欢在月夜用钳子夹水田中的泥鳅和黄鳝。白花花的月亮映照水田,移栽水田中的秧苗根系刚刚萌发出新根。藏匿当中的泥鳅和黄鳝在夜间倾巢而出,它们在秧苗中呼朋唤友。我们蹑手蹑脚地走在田埂上。天性狡猾的泥鳅和黄鳝一听到动静,便会扑腾扑腾钻入淤泥落荒而逃。可它们再快也快不过父亲。父亲瞅准时机,钳子下水从不落空。我手中提的塑料桶慢慢地沉了。父亲接过桶,领我去地里察看瓜秧。瓜秧牵出藤蔓,长出圆滚滚的西瓜,我们就打木桩,搭瓜棚。在炎夏,村民们守着瓜棚,摇着蒲扇,隔着一条田埂谈论农事。而我们吟唱祖辈们留下的童谣,踩着月亮跌跌撞撞地追赶萤火虫。有时,辽阔的山野吹来窸窸窣窣的夜风,我会突然想起逝去的祖母和村人,想到亘古的夜空下是不是有一群少年如我们一样追萤火虫?他们的影子是不是和月亮一样瘦成了弯弯的镰刀?天边的一颗星星,闪烁着暗红色的光,旋起旋灭,明明暗暗。月亮收集着尘世的声音,村庄寂寂无声。

月夜有秘不示人的气场,它汲出忧伤和希望,承载着光阴和温情。但我得承认自己曾经惧怕黑夜。

小时候,天一擦黑,我就躲进有光的房间,不敢出去。黑夜里的村子,没了白日的喧嚣与劳作,安静得如同一条静静流淌的小河。而身处村子里的我们,仿若一条咸鱼。我不敢确定,我们的前身是不是从冰河期走来的鱼。可是有一点我笃信,鱼离不开水,我们村里的人离不开村庄。活着的时候,他们粗糙的手抚摸过庄稼草木。死后,他们的身体埋在路边的林子中,安然享受大地的深沉。记得读小学五年级时,学校规定晚上补课。每天我必须上完晚自习独自走路回家,而途中要经过一片坟地。有几次晚上放

学回来,我听见林子里有猫的诡秘叫声。幼时常常听母亲说,猫是黑暗中最灵异的动物。黑夜中,它们或是蹲在矮墙上,或是埋伏在灌木丛间,守候着晚归的人。母亲说,猫喜欢数人的眉毛,当人的眉毛不小心被猫数尽,家里人就该为此人准备后事了。我怕猫比怕黑夜还要多几分。家里养过一只黑猫,浑身长着黑得发亮的毛。自从家里有了黑猫,我总觉得村子由白昼变成黑夜,都是黑猫在作祟。每个黑夜从猫的嘴巴、鼻子以及它弓起的身子开始,一点一点地漫到林子、田野和远山。铺天盖地的黑似乎是黑猫身上抖下的浓浓墨汁,洇开了天地万物,给黑夜带来了无尽的未知与凶险。

猫叫声不断地传入我的耳中。黏稠般的夜色至黑暗中满溢出来,它们与我潜意识中的恐惧同时抵达我的内心,并以方阵的形势密不透风地席卷了我。不知是谁扼住了我的咽喉,我喊不出声,捂着眉毛拼命地奔跑,犹如一条有趋光性的鱼,急切而张惶地寻找光源体……

多年后,我和爱人随着进城的队伍在城市筑下了一个小窝。城里的夜晚,仅看到霓虹灯的闪烁,看不清夜的真实模样。人造的灯光和噪声使城市永远处于亢奋的状态。夜晚失去了原来的本质。我们在通明的灯火中日益变得浮躁、焦灼不安。于是,借着安抚夜晚情怀的名义,我们惊慌失措地回故乡。家乡的村庄,却在我们每次回家的路上,悄无声息地走失了。荒草掩盖的破落瓦房里,住着风烛残年的老人。一批又一批年轻的村民携家带口辗转进了城。舍弃不了土地的老人艰难地维系着村庄的脉搏,但他们和房子一样抵不住岁月,日渐疲惫、沧桑。远远望去,冷清清的房子如一座无人问津的野坟墓。村子里除了几声寂寥的狗吠,连孩子的哭声和喊声都没有了,更别想听见趁着明月嬉戏的笑声。田里地里的泥土在石缝间悄悄地溜走了。镰刀、锄头靠在无人知晓的角落里,铺满了锈迹。从前日夜“哗哗”地唱着歌谣的小河,裸露着孤寂的鹅卵石。干涸的河床一如我们的眼眶,枯涩得流不出泪水。风吹在脸上没有草木的清香,只有无限的惆怅。寂寞了许多年的村庄,用我们看不见的速度,一天天远离我们的记忆。而夜晚随着村庄的沦陷,破裂成一个个细碎的镜片,映照出我们内心的荒凉和灵魂的残缺。我们成了无家可归的异乡人,徒劳地挣扎着,寻找漂浮在夜色中的梦。

某个深夜,我在城市被窗外燃烧的烟花惊醒。梦醒的我,震惊地发现自己许久没做过梦了。陡然间想起养在鱼缸里的鱼。春天里,我带着孩子去郊外踏青。在一滩不到脚踝的水洼里,孩子兴高采烈地抓捕了三条小鱼。我把鱼装进了矿泉水瓶中。回到家,孩子迫不及待地拉着我去楼下超市买了一个玻璃缸。每天放学,孩子多了一件功课。书包来不及放下,他便喂鱼食。隔三岔五的,不用我们吩咐,他主动地给鱼缸换水。几天后的一个早上,他闯进我的房间,哽咽着对我说,妈妈,我们的鱼死了。他拉着我的手走到鱼缸前。鱼缸中,孩子抓来的三条鱼翻着肚子一动不动地漂浮在水面。据说鱼有七秒钟的记忆。不知道夜晚的记忆是不是也会在我们猝不及防的时候,一点一点消失,直至湮没。

初春,在一起

微风吹开了花蕾,
花儿把一缕清香献给你。
微风拥着清香起舞,
风儿和花儿在一起。

细雨洒湿了野草,
草儿把一抹新绿献给你。
细雨融着新绿作画,
雨儿和草儿在一起。

小鸟拨动了心弦,
心儿把一串笑语献给你。
小鸟和着笑语歌唱,

鸟儿和心儿在一起。

这是初春的故事,
一年又一年,
千百次地发生,
却千百次地新鲜神奇。
仿佛从四面八方涌来,
又向遥远的深处消逝。
仿佛从一个梦中走出,
又向另一个梦境滑去。
仿佛山间流出的一条小溪,
大家都像刚出生的鱼儿,
清凉地,游在一起——

庞井君 图文



稻香园西里

□温亚军

人民大学西门对面的三角区,面积不大,却因为有一点闲置的地方,成了一个小公园。后来又装了几件健身器械,成为一帮老头老太太跳舞锻炼的地方。我有散步的习惯,经常在晚饭后混迹其中,与老头老太太们争抢器械锻炼。如今,那里已经成为地铁十六号线的工地,小公园自然消失了。

稻香园西里距人民大学西门约300余米。我居住的一号楼是栋三角形塔楼,耸立在万柳东路与万泉河路的交叉地带,属单位上个世纪80年代购买的过渡性公寓,住户都不长久,流动性大,经常能听到装修的嘈杂声。围绕着楼用铁栏杆隔出一个不大的独院,原来与二号楼还有个铁门,自2003年“非典”封死后,再没打开过,一号楼就彻底变成了独门独院,十分孤傲。塔楼共18层,每层10户,共180套住房,电梯竖在楼体中间,三个过道呈放射状,连接着每套住房。楼道拐弯抹角像个迷宫,但孩子们喜欢,可以奔跑,便于捉迷藏,楼道里便总少不了叫嚷,倒也不乏热闹。

女儿8岁那年春季,从外地转到万泉小学上二年级,我们搬到了这栋塔楼的5楼。是套小两居室,使用面积只有38平方米。塔楼的设计一般都不规整,我们住的这套房内,卧室与厨房隔出一扇窗,窗的两边各是个拐角,拐角落在卧室,就像某个物件多出来一个折角,实在无用得很。女儿倒很喜欢这个无用的拐角,要占领这间屋子,为便于她的学习,还是做工作让她住在另一间光线更好的屋子。通往两个卧室的是两个呈直角的长方形通道,通道比较窄,除了放个鞋架子,也派不上更大的用场。

小孩子适应性强,女儿与楼内几个同龄女孩很快成为好朋友,经常这家那家的串联写作业、玩游戏。当然,也接触到别人家的饮食,很快对老北京的爆肚、炒肝、卤煮、火烧、驴打滚、糖耳朵等五花八门的小吃产生浓厚兴趣。幸好,我们院子东边有家老字号“华天烤肉宛”,这里吃食正宗且全乎。只是,稻香园西里的另几栋楼里,住的全是二环内胡同里的拆迁户,他们都好这口吃食,早晨的队伍七拐八折,有时候能排到门外。我是个素食者,不吃

这些,但看着女儿吃得香,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稻香园西里的北面,当时还没修高架桥,是条普通的马路,马路对面有个菜市场。周末的时候,带孩子吃过早点,过马路顺便买菜。那时候菜市场没现在规范,菜贩子较少,有些菜农直接来市场卖自己种的菜,清晨的菜叶还带着露珠,新鲜极了,而且还便宜。对周围的居民来说,再好不过。可是不久,菜市场被迁到了西边的巴沟村,原址盖起了现在的海润酒店。酒店当然比菜市场高大上,在北京寸土寸金的地方,能容下这么一大块地当菜市场,想来还真是一种幸运呢。再后来,普通的马路修成了高架桥,要到对面,得爬天桥过去了。

巴沟村的菜市场存在时间不长,那里要修高尔夫球场,又往西迁。没过多久,修建了地铁十号线,菜市场就自然消失了。一个菜市场的兴衰史也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进程,现在看巴沟,哪里还有一点当初的破败痕迹?曾经那一大片低矮的民房里,多是租住的外地打工者,为在北京有一席之地,他们吃着苦受着累忍着委屈,坚强地生存和生活着。而今,巴沟的高端大气里,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是当初在这里守候过的。

几番来回,巴沟的菜市场成了过往后,那些菜农没地方卖菜了,只是偶尔,会在海淀妇幼保健院的那条路上碰到他们,还有赶着马车的,他们一边忙活着手里,眼神还警觉地四处打量,以防备突然出现的城管。

海淀妇幼保健院的东西面,原是一些小店铺,随着菜市场的迁移,也被拆除改成了初具规模的街边公园,种植了些花草。每逢周末,女儿不愿午休,也没有朋友玩耍时,便要我陪她来这里走走。花草树木间,有条葡萄藤长廊,被月季、芍药、紫薇簇拥着,各季有着各季的花朵,倒也别有趣味。在公园东头,靠近苏州街的地方,还有一座假山喷泉,每到黄昏才开放,围了一大堆人观看。过了两年,公园里的树木刚呈茂盛之势,突然间被砍伐掉,说是要修地铁站,就是后来修成的十号线苏州街站。眼瞅着这些熟悉的景象一个一个消失,我不能不感叹,城市发展实在是太神速了。

云山的好处就在于它的清静,翠云峰犹甚。仿佛一位养在深闺的玉人,它还没有消受到众多仰慕者和更多观光客的搅扰,因而纯是一种天然风光,一派幽寂本色。

说是峰,其实是谷。两旁山丘如锦绣屏障,随形就势,曲折迤迤。入谷即闻流水声,潺潺有如隐士在谷中伴琴闲坐从容拂弦。走二十余步即过一小桥。桥以青石砌就,弯拱如月,不事雕琢,自有一种朴拙之趣。蝴蝶随处可见,皆小巧玲珑,金翅黑斑;双宿双飞,人近之亦不惊慌,似无防备,远设有城市蝴蝶的警惕。我虽然热爱它们的美丽飘逸,却绝没有动手制作蝴蝶标本的企图——我以为它们的韵味就在于那份自在飞舞的灵动。顺便说一句,如果有哪位昆虫尸体爱好者硬是忍不住要动手的话,最好把一对都捉去,省得另一只因失去爱侣,伤心哭泣,落得个憔悴而死的下场。再前行数百步,即见一小湖。湖中之水来自更远的山上,未受一点人工的污染,真正当得起澄净两个字。这样一描述,翠云峰几近神仙境地了。我也确有此感,但同时要提醒一下,谷口有一户人家,家中养狗一只,见生人则狂吠不止,大有上前练习相扑的意思。尽管如此,一有空闲我还是要来谷中,而且,一待就是半天——我需要谷中的清幽之气宛如夏天需要洗澡。洗澡能去掉身上的污垢,到这里来却能洗净心中的尘埃。

星期六上午,我在梯云桥那家著名的粉店吃了碗普粉,出来后买了瓶矿泉水——当然,瓶里装的很可能是自来水。没有坐车,田间小路也不可能让三轮摩托耀武扬威。大约一个小时后,我就晃进了山谷。眼前一切依旧:绿草还没有遭刈割,蝴蝶还没有被捉光,售票亭也还没有找到这里来。但我知道其实一切都在静谧中悄悄变化着:比如上次碰到的那只蚂蚁可能已无声老去,而一朵我不认识的山花将微笑着绽放它最初的风姿。无论是消失还是诞生,都是谷中生命的福分:它们完全遵照自然的秩序,平静度过生命中的每分每秒,既无需费力跟上潮流的超快节奏,也不必挖空心思服用各种补品进行各种手术来逃避自然的衰老。选一处静静坐下,我尽量不去打扰它们——在这里,我只是一个心存企羡的旁观者,被它们宽心地接纳着——自个儿看云容水态,听风过山林,吐纳草木灵气,体悟生命之道。没有带书来看——这里存在着太多文字无法表现的东西,需要亲身来感受,以心去体悟。也没有带表——山中无甲子,这里的时光从容流淌,是不需要去计算的。这种状态,真好。

直到阳光从西边斜照过来,我才起身,拎着个空瓶子到泉边汲水洗脸。这是谷中惟一的泉水,从不可窥测的小岩洞中流出;浅浅的一滩,空明如月光;细沙铺底,两三痕小虾悠悠其中。水的冰手自不待言——它才是真正从远古岩层中逸出来的灵物。洗了后,不忍即行,蹲在泉边看虾。一块石头翠生生地逼入眼中。想都没想就探手入水中抓起,深怕谁跟我抢似的,也没注意到小虾们险些被吓晕。果然是块好石,纹理深浅有致,宛如云霞缭绕。我只奇怪先前怎么没有发现。幸亏谷中少人来。站起来走开几步,却莫名奇妙地犹豫起来,仿佛做了什么亏心事。我晓得这块石头许多年前就卧于泉中,日日受其滋润,饱蕴山川灵气,已与此泉此谷融为一体,也就是说,这里是它最佳的所在。现在我未经它同意就想把它带回宿舍,摆在书架上以供观赏,以为炫耀,恐怕有点自私。如果说是因为我钟爱它,就可以随便给它换地方,那么要是有人说钟爱我,因此要把我塞进展览馆的橱窗里呢?想必我是万难接受的。所以这个理由也不成立。但把它放回去,我又实在有点舍不得。其实带它出谷也不会遇上什么硬性阻拦的,但我明了这里的每一棵草每一朵花都在看着我,我不能无视它们的目光。眼前蝴蝶掠过。蝴蝶飞舞的姿势总是灵动飘逸,而把它制作成一件僵硬的标本实在是罪过,因此我从不捕捉蝴蝶,正如我从不摘取鲜花——鲜花的美丽和它的根息息相关。把一朵鲜活的生命与它的根强行分离再供在家中的瓶子里而自称为爱花者,在我看来那是残忍而虚伪的。那么把一块山石擅自带走呢?带到充满汽油味与辐射波的滚滚红尘中去,让它陪我一起受罪?一块石头当然不会开口说话,把它从泉中取出也不会像蝴蝶一样死去,如鲜花一般凋零。但我深信每一种存在都是一个生命,每一个生命都渴求活在最佳的状态中,我难道不是一直在追求这种最佳状态并深厌他人的干扰吗?那我又怎能擅自去移动一块不会抗议的石头,使它与泉水生离,跟山谷惜别呢?一块静卧在幽谷清泉中的石头无疑是幸福而安宁的,而我竟要因一己之需去破坏它最圆满的生存状态。这样看来,我跟那些捕蝶者和折花人又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呢?

感到愧疚了。轻轻把石头送回水中,小心地放它于原来的位置。

最后带走的是一瓶泉水。我相信清泉默许了,因为这无损于它自在澄明的本质。而尘世间正需要这样真正的、纯净的、饱蕴着自然灵气的泉水。



丝瓜 吴冠中 作

